

报刊杂文 通讯和社论

张友渔 著

重庆出版社



报刊杂文、通讯和社论

张 友 渔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出版说明

为了给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资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参考材料，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一套《新闻丛书》。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半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丛书内容的一部分是现在写的当年回忆或追述，包括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人或事，其内容或有不很切实之处，看法亦各自殊异，另一些资料则是几十年前在白区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现在看来，其中某些观点、论述或提法，难免有欠妥之处，但为保持其本来面目，我们均一律未予改动。

《新闻丛书》前言

《新闻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继《新闻研究资料》后的又一套有关新闻方面的书籍。它是《新闻研究资料》的姊妹读物。

《新闻研究资料》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历时三年。到今年年底，共出版了十六辑，330多万字。这是进行新闻研究工作和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一批党的、进步的报纸和新闻团体的史料；有一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史料，有一批革命前辈办报活动和办报经验的史料；有一批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具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等等。所有这些材料，都为《新闻丛书》的编选工作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依据这些材料，按照不同的选题，经过补充修订、增添内容，使它成为一本本内容充实丰富的专题著作。

此外，我们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的工作中，访问过许多新闻界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同志，其中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新闻界前辈，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回忆录；有积累了很多有价值资料的报刊史研究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编写专题史料；有对新闻采访、编辑、副刊编辑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他们将为这套丛书写出有声有色的经验体会；有对新闻学作过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专门著作。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这套《新闻丛书》的选题范围是十分广

泛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将进一步广泛地约请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为这套丛书、为《新闻研究资料》丛刊撰写文章和著作。

我国的新闻历史悠久，新闻实践丰富，但新闻理论工作却显得薄弱。还没有引起新闻界本身应有的重视。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新闻史料的积累、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总的说，是为了我国新闻学的繁荣和发展。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提高和发展，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并在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欢迎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

自序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在非党的报纸上，发表的杂文、通讯和社论。

它反映的是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反映了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和革命运动的情况，特别是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历史资料，供大家参考。

在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下，在报纸上发表反封建的、反法西斯的东西，在选题取材上，在文字技巧上，和今天的新闻工作大不相同。既要写问题写得尖锐、深刻，又要争取合法存在，能够登载出去，以收到宣传效果。一般是不能直接了当地宣传马列主义、提出革命口号、阐述我们党的主张。因为我不能表现出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是个共产党员，只能表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揭发、批评政治、经济、社会的黑暗状况，要求改革，有时好像主张和平过渡。当时，有个读者就曾写信来批评我“革命不彻底，不是无产阶级”，要求我在报上公开发表他的信，并公开答覆。这对我是一个“将军”！我不了解他是天真的革命青年，还是当时的托派，甚至是逼我表态的国民党特务。我不能不在报上发表他的信，并公开覆信。在覆信中，我只能自称是“小资产阶级，只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看来，在当时，受条件的限制，确实“只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做是起了有助于革命的一定作用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的内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不过，它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一个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的战斗，也可以作为新闻史料，供新闻工作者参考。

全书资料的收集和选编工作，是王迪同志和李漱秋同志花了很大精力完成的。

作者

1985年2月

目 录

杂 文

我飞回来了！	有疑（3）
委员和厕所	有疑（5）
马子正名的提议	有疑（6）
不打“死老虎”打“不死老虎”	有疑（8）
快救老西	有疑（10）
熊老板 ^{〔注〕} 夸阎老板	有疑（11）
孔夫子的便壶该陈列不？	有疑（12）
先打倒政治上的偶像	有疑（14）
明珠光耀中之新年景物	有疑（15）
“人纪绝矣！”	有疑（17）
从人格谈到江翊云 ^{〔注〕} 先生	有疑（18）
纸老虎禁不起一戳	有疑（20）
张状元不忘入阁	有疑（22）
出奇翻新的电报	有疑（24）
法统与饭碗	有疑（26）
替赛先生喊冤	有疑（28）
酒铺中	友彝（30）

大学教授和广告员·····	有疑 (33)
从官僚说到校长·····	有疑 (35)
捋一捋虎须·····	有疑 (37)
汪有德缺德! ·····	有疑 (39)
陈通伯眼中只有孤桐! ·····	有疑 (40)
和事佬多事? ·····	有疑 (42)
呜呼国家主义者领袖·····	友葬 (44)
盖棺论不定·····	有疑 (46)
穷骨头不值钱·····	有疑 (48)
江岸虎 ^(注) 又来招打·····	有疑 (50)
中国不是资格国·····	有疑 (51)
想到佛爷的靴子·····	友葬 (52)
革命党与大炮·····	友葬 (53)
我也愿打资本家·····	友葬 (55)
教授讲话不会错! ·····	有疑 (56)
左手拿钱右手打嘴·····	有疑 (58)
为主义而战·····	有疑 (60)
呜呼! 不平等条约! ·····	友葬 (61)
如此维持治安·····	友葬 (62)
为什么相打? ·····	有疑 (63)
渔人得利的和平会议·····	友葬 (65)
聪明绝顶的北京商民·····	友葬 (66)
“大事化了”的妙法! ·····	友葬 (68)
吴佩孚何时复职? ·····	有疑 (69)
试试张家的万应散·····	友葬 (70)
人心厌虎了! ·····	友葬 (71)
清流化浊水! ·····	有疑 (72)

出洋考察！……………	有疑（73）
不痴不聋不做军阀官僚……………	有疑（74）
阎老板何以自处？……………	有疑（76）
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	有疑（77）
奴才思想……………	友彝（79）
独裁制的流行病……………	忱疑（80）
茶点了事……………	忱疑（81）
还是做寒蝉好！……………	有疑（82）
廉耻道丧！……………	蝻（83）
究竟名流值钱……………	忱疑（84）
寻狗论……………	蝻（86）
新春秋笔法……………	蝻（88）
胡适适胡了！……………	蝻（90）
买卖场中之新趋势……………	蝻（91）
孔老头真个百世可知！……………	蝻（93）
中国可谓君子国矣……………	蝻（95）
逐臭夫略传……………	蝻（97）
弄手心理……………	蝻（99）
虫内阁……………	子子（101）
事必所至吾侪或犹及见之……………	疑今（102）
读叔简君的《论旧书与新书》想到一件 趣事……………	忱疑（104）
有许多是使人莫名其妙的……………	张友榆（106）
过着更非人的生活！……………	张友榆（107）
看出痰……………	张友榆（109）
飞机又来了……………	张友榆（111）
三等车上的乘客不许吃饭……………	张友榆（113）

明珠体是圆润光亮的·····	有疑 (114)
明珠〔注〕是疯狗·····	有疑 (116)
一年来《明珠》的文体·····	友彝 (118)
梁贤人取下有色眼镜吧·····	(121)
小编辑的怨声补遗·····	蝓 (122)
真个是别来无恙！·····	有疑 (124)

通 讯

由天津到东京·····	张犹豫 (129)
居东一月记·····	犹豫 (134)
东京过旧年·····	张友榆 (137)
从问路说到国会·····	张友榆 (142)
做了一度“中日亲善”	
——金泽园旅行记·····	张友榆 (146)
从妇人参政说到“下驮”①？	
——日本妇女界之种种相·····	张友彝 (150)
日本新闻界有长足进展	
——东京日日新闻社参观记·····	友榆 (155)
东京朝日新闻社参观记·····	张友榆 (160)
东京第二流新闻参观记·····	张友榆 (164)
日本新闻联合社及其他·····	张友榆 (168)
日本右翼无产党对李顿报告书	
之批评·····	友渔 (171)
白色恐怖笼罩日本·····	忧虞 (178)
“公债洪水”会淹没扶桑三岛·····	忧虞 (182)
日本农村恐慌深刻化·····	忧虞 (186)
暴日不能使东北民众屈服·····	忧虞 (189)

准备作战之日本明年度预算·····	忱虞 (192)
日本之外交政策·····	忱虞 (198)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最终目的·····	忱虞 (202)
中俄复交后之日本态度·····	忱虞 (206)
准备战争与剥削民众	

——日本第六十四届国会之任

务·····	忱虞 (212)
日本失业问题将引起革命运动·····	忱虞 (218)
日俄战争迫在眉睫·····	忱虞 (226)
日本果断然与国联对立耶? ·····	忱虞 (234)
关于日本退出国联问题·····	忱虞 (240)
遍地矿产之热河国人能不谋恢	

复耶·····	忱虞 (250)
---------	----------

日本政变即将勃发斋藤内阁风

雨飘摇·····	忱虞 (258)
日本政府法西斯蒂化之反响·····	忱虞 (269)

社 论

愿中央新贵自勉勿懈·····	(291)
不图自强必沦胥以亡·····	(293)
认清敌军主帅!	

——整个的日本统治阶级·····	(296)
------------------	-------

“谨防扒手”“勿遭暗算”!! ·····	(299)
国际妇女节与我国妇女运动·····	(302)
何以纪念中山先生·····	(304)
东北民众武装抗日之意义·····	(306)
劳动节之历史与意义·····	(309)

纪念五四运动	(312)
五九纪念与新国耻	(315)
必承认失败乃可挽回失败	(318)
“彻底消灭赣匪！！！”	(320)
农村经济恐慌之原因	(322)
勿空言抵抗实行妥协	(324)
德法西斯政权颠覆之朕兆	(326)
学潮何以发生及如何消弭	(329)
希特勒政府自取灭亡	(332)
俄国革命十六周年	(334)
如何取缔“反动出版物”？	(337)
对华示威之日军演习	(340)
评宪法初稿第一章	(343)
国民大会与中央政制	(346)
关于国民大会之规定	(350)
纪念孙中山先生！	(353)
论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355)
省应为地方自治区域	(359)
“三一八”革命运动之价值	(362)
日人在华北招募贫农问题	(364)
救济人民耶？剥削人民耶？	(367)
宪草修正稿中之总统制问题	(369)
黄郛于学忠进退问题	(371)

杂 文

我飞回来了！

有 疑

鼎鼎大名的梁任公^①，因为报载他离京赴沪，于是在“美国”^②的大学里，对那些贵族学生们笑着道：“我飞回来了！”在这飞字的发音里，十足地表现出他那生活于趣味生活中的老贤人之诙谐的神情，宜乎学生们哄堂大笑，愈崇拜他像一位绝世无双的可爱之美人了。

但是你如细细咀嚼咀嚼飞字的滋味儿，你可觉得不仅诙谐地逗逗趣而已，另外它还含着两种意味。一是讥笑没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和那些凭空撒谎的造谣家。一是矜夸他自己常被人们注意，尤其是在时局紧张中，常被人们注意，可见他是非常之人。

本来，没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太多了，惯被造谣家欺哄，而造谣家又惯造这不值一笑的无根之谣，宜乎新闻记者老前辈的任公先生捋须微笑。但是予生也晚，不知他老人家当时办报，是否也曾造谣？是否也曾被造谣家舞弄？“我飞回来了！”这句讥笑的话，也许可使梁先生的“被挑战过的昨日之我”，感觉着不高明的刺激罢？

再说，任公老先生不过才能够由沪飞回来，有什么希奇？怎值得矜夸？若把北京新闻界的报告，都当梁老先生研究历史一样

研究起来，希奇的事多咧，可自矜夸的人也多咧。远事且不必举。就说两个最近的例吧。前几天报载郑谦、邢士廉都做了浙军的俘虏了。那么他们这时该在钱塘江畔，尝铁窗风味了。但是郑谦现在却已飞到奉天了，邢士廉却也飞到海州了。能飞行的人正不止一位梁老先生呀。又如前几天盛传孙传芳被刺了，又说邢士廉自戕了。但孙仍督师蚌埠，邢又克复海州，他们还能从九泉之下，飞回人间咧。任公先生由沪飞回北京，未免相形见绌吧？能飞不算希奇，由沪飞回北京，也未足矜夸，任公老先生却于讥笑别人之余，洋洋自得，未免有类辽东豕吧？英雄们的保案，尚且惹得许多人注意，糟踏了许多白纸。人们注意，不见得可贵吧？任公老先生，沾沾自喜，其好名之故欤？是的，是的，任公老先生固所谓名流者也。

回头我又要奉劝我们新闻记者（连我也在内），你们以后发稿总得小心些。假使每天登载任公老先生飞来飞去的消息，岂不使他老人家笑破了肚，或者捋掉了须。他所“献媚的青年”，要大报师仇，鸣鼓而攻，我们却如何抵得住？

（原载1925年11月9日《世界日报》）

注：①梁启超

②清华